

金庸小说研究系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陈墨 / 著

金庸 小说人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陈墨 / 著

金庸小说



人论



书 名:金庸小说人论

作 者:陈 墨

责任编辑:兰力生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4.375 字数:33 万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印数:18001—28000

定 价:17.00 元 ISBN7-80579-383-2/I·313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 0791—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大陆“金学”第一家(代序)

——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

陈骏涛

早先我从未注意到陈墨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迷恋,及至1990年深秋得到他赠我的第一部研究金庸的书——《金庸小说赏析》时,着实使我颇为吃惊——他已然成为“金迷”和“金学”家了!陈墨跟随我当研究生三年,毕业后我们又过从甚密,我这个当导师的居然不知道学生迷上了“金学”——这实在使我惭愧!

在吃惊和惭愧之后,自然是高兴——为陈墨终于在“而立”之年有了第一本书而高兴。陈墨终于超越了乃师成为“金”学家而高兴,陈墨在《金庸小说赏析》之前已经写了四本书(包括跟我合作的一本),但前四本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搁浅,反而是后写的第五本书先于前四本问世——这是陈墨不幸中的万幸!

陈墨的成就是陈墨的才学加勤奋的结果。

陈墨是个才子——这是认识陈墨的人都有的一种印象。他读书很多、很杂,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街谈巷语,几乎都有所涉猎。他又才思敏捷,博闻强记,只要他读过的东西,即令是过了很

长时间也能记起；在我的印象中，他读书是很少做笔记的，材料全在他的脑子里——他着实有一个很好使的脑子。最令人惊叹的是，陈墨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气呵成，一稿完事，而且写作速度极快，一天或一夜写万把字是常有的事，写完以后甚至连自己都不愿看一遍就交卷了。在这方面我只能叹为观止。我一天至多能写二、三千字，写完还得改，改完还要抄——真正的少慢差费！不过，陈墨的这种写作习惯，也给他的文章带来一个毛病：水分较多，即令是他最用力的文章，也能挤出一些捞什子来，这就需要一个好编辑，替他删删改改，最好还能润饰润饰文字，那么他的文章就会成为好文章。我就当过几回这样的编辑，虽然经我的手编出的文章未必都是好文章。

但陈墨毕竟是个才子，他以不到三年（从1987年起算）的时间就写了五本书（尽管前四本书尚未问世），而且都是学术论著——这对于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而陈墨却做到了。不过如果认为陈墨仅仅是靠才气和灵气取胜，那又错了，实际上，他的成功仍然得力于他的勤奋。才气和灵气是一种天份，但如果没有勤奋（当然还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天份很可能会被糟踏掉的。陈墨是勤奋的，为了搞学问废寝忘食已成家常便饭，因而年纪轻轻就闹了个胃病。他的生活日程表几乎都是“早晨从中午开始”，晚间人们熟睡的时候往往是他工作最专注的时候，他以牺牲自己睡眠的黄金时间来换取工作时间，而且数年如一日，可见其精神和毅力。他脑子灵活，对外在事件反应很敏锐，但他居然可以做到“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不管外面和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他可以依然搞他的学问。我想，如果不是对学问痴迷的话，是绝难达到如此的境界的。

闲话少说。还是让我回过头来说说陈墨的金庸研究和新武侠小说研究。陈墨对金庸和新武侠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无疑

已成了大陆屈指可数的“金学”家和“新武学”研究家——他已出版了《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金庸小说之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和《新武侠二十家》(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三部书,还有五部论金庸的书也将陆续的由大陆的三家出版社出版。这在大陆的研究者中恐怕是没有人能企及的。有的学者尽管涉猎金庸和其他武侠小说很早,但至今却未写出一本书来——也许是不屑于写,也许是写不出来,而陈墨却后来居上俨然成为“金学”家和“新武学”家,而且是大陆“金学”第一家——这是客观事实,不管你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

我还敢进一步说,在大陆的“新武学”领域,陈墨如果不是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金庸、梁羽生、古龙、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这些知名度颇高的新派武侠小说家,已成为风靡海内外的人物,他们的小说也成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普遍认同的读物,其中的一些精品,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天涯·明月·刀》等,都是可以传世的。尤其是金庸,被推为“武林盟主”,他的小说被奉为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还有人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参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第 39 页)可见金庸小说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然而,长期以来,在大陆的舆论界,却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甚至采取禁止或变相禁止的方法来阻止这些武侠小说的流传。直至 80 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真正深入其中去研究它的人仍是寥寥。陈墨则是寥寥可数者之一,如果没有一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绝难做到的。

当然,这也是陈墨审时度势,看准了新武侠小说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很走俏的读物,从这里走进,将有可能为自己的研究

工作开辟一条新路。这也是作为才子的陈墨反应敏锐、聪明过人的表现。他有一段话说得很够回味的：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观念也不断改变。因而“文学沙龙”坐而论道、仔细品味文学艺术的深刻幽远的意境，不再是市民社会及其广大读者的共同特征，而只是一些“专家”们的事业。商业社会中的普遍市民读者的欣赏趣味及其欣赏习惯，向来是以轻松愉快的娱乐精神为特征。而现代社会的读者，对“一次性文化消费”大感兴味。从而演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经典文化时代”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乃至其审美功能都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其娱乐、消倦、遣兴的功能，则被大大的强化，成为时尚读书的首要目的。因而也成了“消费文化”的首要特征，成了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创作的首要原则、指标。

——（《新武侠二十家》4—5页）

这段话的某个提法还值得斟酌，如说“‘经典文化时代’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云云就说得绝对了，但其总的把握还是不错的——在商品时代，娱乐、消倦、遣兴的功能将被大大的强化。笔者也曾多次发表过这样看法：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需要产生了从教化性和审美性向消闲性和趣味性的转变。既然如此，那么对作为大众的娱乐、消倦、遣兴走俏读物——新武侠小说进行研究，也可能会使研究者走俏起来；陈墨写的关于金庸的书和新武侠小说的书大陆的几家出版社都争相出版，就是走俏的一个明证。顺便提一下，我这里说的“走俏”还有别的根据：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第一次印数是四千册，因为行情看

好，又接着增印了一万册，共计一万四千册；因此，到《金庸小说之谜》，第一次开印就一万册；《新武侠二十家》第一次印数是八千册，听说卖得也不错。这样的印数，在当前的文学学术研究论著中，是很少见的。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从事“金学”和“新武学”研究的人都能获得如同陈墨的书这样走俏的命运呢？当然未必。那么，陈墨的书到底具有一些什么特点使其能走俏呢？我认为，陈墨的金庸和新武侠小说研究具有下列四个特点。

第一，材料丰富。

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但是对于研究金庸和新武侠小说的人来说，要做到掌握比较齐全的材料又谈何容易！数量大，这是一；材料很分散，这是二；正经的图书馆材料残缺不全，零售书摊又只陈列少数好卖的书，这是三。陈墨从迷上金庸到写出金庸的著作历经六载，在这六年，他多次往返于安徽老家和北京，跑了无数个零售书摊和图书馆，也求助于许多亲朋好友，用购买（约占20%）、租借（约占70%）、索要（约占10%）三种方式，才大体上把材料读全了。前后读的金庸和新武侠的书有四、五百部，约计二千余万字。现在还不能说他收集的材料已很齐全，可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遗漏，但说他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材料，却是并不为过的。这从他已出版的三部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金庸的十五部小说全都涉及了，而且逐部剖析。新武侠小说涉及到二十家共六十部小说，还不算那些已进入他的视野并提及书名但未及展开分析的小说。还兼及海内外已有的对金庸和新武侠的研究成果。陈墨为了研究“金学”和“新武学”的确是下了一番死工夫和硬工夫的，否则光靠面壁虚构、信口开河是无论如何写不出二、三百万字的论著来的。

第二，自成体系。

金庸研究在台湾和香港被称为“金学”。据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所出版的由沈登恩先生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从其书名来看，大多是阐发作者对金庸小说的一得之见或对金庸小说的某一局部的研究。如：《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均为倪匡所著）；《诸子百家看金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共4集，由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著文合集）；《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均为温瑞安著）；《读金庸偶得》（舒国活）、《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漫笔金庸笔下世界》（杨兴安）、《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兆荃）、《韦小宝神功》（刘天赐）、《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等（参见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第16页）。陈墨的研究却突破了这样的格局，而自成体系——他从对金庸小说的逐部剖析起始（《金庸小说赏析》），继之破译金庸小说之所以风靡海内外、历久不衰的原因（《金庸小说之谜》），再而从金庸小说的人学、金庸小说的艺术、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与武学、金庸与中国文化诸方面全面论述金庸小说的成就（这些书籍分别以《金庸小说人论》、《金庸小说艺术论》、《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金庸武学的奥秘》、《金庸与中国文化》为题，将陆续由三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金学”研究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气魄大。迄今为止，在海内外，恐怕还很少有人对金庸作过这样自成体系的研究。

第三，分析透辟。

仅从已出版的三部书来看，陈墨对金庸小说和新武侠小说的分析是细密的，绝不是浮光掠影、泛泛而谈之作。这当然是有艺术感情和理性把握为基础，否则就会象一般迷恋新武侠小说的读者一样，只是单纯将其作为消闲、娱乐之用，却不能窥探其中的奥妙——走进去了，却出不来。陈墨不仅走进去了，还能轻

轻松地走出来——在品味、感受的基础上，进而索解，进而作出条分缕析、有深度有科学性的分析，而且不乏精辟之见。例如，“俗极而雅，奇而致真”，就是陈墨的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俗”和“雅”、“奇”和“真”这是两组对立的概念，但在陈墨看来它们是互补、相通的。他认为，由“俗”到“雅”、“俗极而雅”以及“寓真实于传奇之中”，这是高品味的通俗文学（包括新武侠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雅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则属于这种高品味的东西。“它既俗又雅，既通俗又深刻，即好看又耐看，即‘热闹’又有‘门道’，即离奇又真实，既可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又可品味它的丰富的美学与哲学意味，既是一种关于武侠与传奇的‘成人的童话’，又是一种关于人生与世界的深刻的寓言。”（《金庸小说赏析》第17页）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对于通俗文学的偏颇观念，对“雅”和“俗”有一个科学的、辩证的理解。

①陈墨力图改变人们对金庸小说和新武侠小说的偏颇观念，但绝没有廉价的吹捧。可能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实成就很高，也可能是陈墨对金庸有特殊的偏爱，他对金庸的评价是很高的，但这种高评价也是立足于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另一些新派武侠小说家，都做到了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如对古龙，陈墨认为有“三个古龙”，古龙的作品也有三类：一是摹仿性的作品，二是胡编乱造的作品，三是真正自创一格、气象万千、有宗师风度的作品。（参见陈墨：《新武侠二十家》第216—219页）不论陈墨的这些论断是否客观、公允，但从中所表现出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却是应予肯定的。

第四，气势夺人。

陈墨的有些文章虽然水分多些，不够严谨，但他的多数文章都有见解、有气势。陈墨是个很自信、很有主见的人，他绝不盲从

某一种观点，即令对我，也常有意见相左之处。他还很雄辩，一旦与人争论起来，几个人都压不倒他。他的这种个性特点也带到金庸研究和新武侠小说研究中来了，他的几部书中都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不是让“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用他自己的眼光来观察、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析这些新武侠小说家和他的武侠小说，他绝不让某一种现成的理论或者观点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因而，在他笔下，实际上都是他心目中的金庸，他心目中的梁羽生，他心目中的古龙……。这当然也带来了某种偏颇，但却使全书表现出一种成竹在胸、自信洒脱、先声夺人的气势，对读者别有一种吸引力。因此，尽管陈墨的这些书字数都不少（《金庸小说赏析》29万字，《金庸小说之谜》37.8万字，《新武侠二十家》47万字），也不无重复和累赘之处，但读起来却不感疲倦，正是由于有这种气势这种风度的缘故。

严格地说，陈墨关于“金学”和“新武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却已经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着实令人敬佩的。不过，唯其由于刚刚起步，加以陈墨原先在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也不能不给他的“金学”和“新武学”研究带来一些缺憾。我个人对“金学”和“新武学”是门外汉，如今还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想先于陈墨研究金庸和新武侠小说家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有见地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陈墨研究中的缺憾，并帮助他弥补这些缺憾。这既是我、也是陈墨本人所期待的。

（写于1993.4.24零点。曾刊于《通俗评论》1993.2期。）

引 言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越来越多了。令人欣喜的是国内的学术界对金庸小说及其“金学”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反应。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发表了研究金庸小说的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与三年之前笔者撰写《金庸赏评》及《金庸小说赏析》时的冷落情形颇不一样。

“金学”已不完全是海外奇谈了。朋友们知道我这几年一直在专门研究金庸小说,也不再象刚开始时那样感到不可思议。没有读过、或读得不多、对金庸小说不太了解的朋友们也愿意聊一聊金庸、金庸的小说以及“金学”这个话题。

——“金庸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好?”

——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聊到金庸的话题时都要涉及的一个问题。金庸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好、到底好在哪儿,它与其它作家的武侠小说究竟有些什么不同,以至被推举为“武林至尊”,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独占鳌头?……这些个问题,自然是那些不熟悉金庸小说而又想要了解一下金庸小说的人们最想了解的。进而,读过金庸小说、乃至对金庸小说如数家珍的朋友,恐怕也希望就这个话题与同好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最后,它当然也是所有的研究者,以及有志于研究“金学”的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金庸小说的价值何在，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有些朋友一定要一个“最简单的回答”，那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硬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则只能是两个字：“人学”。

文学是人学。

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当然是它的“人学”的成就如何。衡量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成就，标准也是一样。

把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供人消闲解闷的通俗文学形式，同堂皇玄奥的“人学”二字拉在一起，不免使一些不了解金庸小说的人大惊小怪，不可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武侠小说无非是武功打斗、侠客神话、谈情说爱加上传奇述异而已（这样的概括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而武功只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空想；侠客不过是一些神话似的理想；谈情说爱的故事只不过是些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的老一套的梦想；而传奇述异呢，则几乎可以说是作者的虚构编造和胡思乱想。这种集空想、理想、梦想、幻想乃至胡思乱想于一体的通俗小说，又怎能与“人学”拉得上关系呢？

上述的推测和概括是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还不无道理。对一般的武侠小说进行这样的判断和推理基本上是可以的。武侠小说的基本规律也确实如此。

然而，任何规律都会有例外。

在武侠小说世界中，金庸就是一个例外。金庸之所以被推举为“武林至尊”，正因为他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也就是说，金庸的小说也讲武、讲侠、讲情、讲奇，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大大的“人”字。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常常是“武如其人”，为了配合人物性格而创造的。所以很多杰出的武功都是独一份儿的，因为它的使用

者的个性形象是独一份儿的。

金庸小说中的侠更是与众不同，他们不仅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而且也不全是理想人格规范的神化理念的化身。在他们身上照样存在人性的弱点。而且，金庸正是从“侠”到“无侠”到“非侠”到“反侠”这样一个思路去创作他的武侠小说的。他的小说越写越缺少“侠气”，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味”。

金庸小说的情不是英雄美女当场完婚的那种看头知尾的老一套。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悲剧远远多于喜剧，在其爱情的悲剧故事中，人物个性的缺点、人性弱点的制约、人生机缘的巧拙以及人类命运的悲苦喜乐交织在一起。

金庸小说的传奇故事，恰恰是以人生经历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为依据和核心的。按照金庸自己的话说，即“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份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神雕侠侣》“后记”）

我们之所以觉得武侠小说与“人学”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们观念中的两个误解：一个是武侠小说的故事是离奇的，人物也必然是离奇的；另一个误解是认为“写人”必须是“写实”，认为“人学”乃是“写实文学的专利”，认为离开了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真实描写，就谈不上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谈不上什么“人学”……可是，金庸对此却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传奇的文学照样可以表现人性，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感情。他说：“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神雕侠侣》“后记”）。因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性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同上）。

这并不难以理解，写实文学与传奇文学的相通之处，就在于

它们“都是通过暂时的人物来揭示永恒的人性”(维克多·雨果《九三年·序》)。写实文学与传奇文学都是“文学”，因而也就都可能是，应该是“人学”。至于“人学”价值的大小、成就的高低，那是作家艺术功力的问题，与写实或传奇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对于“人学”的专注，是金庸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的特点。他说：“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又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也可以这样理解：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成就，以及“较长期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它刻画了人性。

其实，重视对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个性的塑造，重视对人性的发掘和表现，是一批优秀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特征。也是衡量新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成就的标准和分界线。新武侠小说创作界，固然有大量的信手胡编、荒诞无稽、装神弄鬼的下三滥的作家作品，也有一批人物形象鲜明、人性内容丰富、人学思想深刻的优秀作品。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就是其中的成就突出的代表性作家。

金庸则是高手中的顶尖高手。他的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性内容、反映人世悲苦、创造人生境界、表现人心的隐秘、挖掘人类情感世界的奥妙、乃至展示人才成长的某种规律、思索人文世界的具体环境对人种及其个性人格的影响和作用……等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而上述的人物、人性、人世、人生、人心、人情、人才、人文、人种、人格等等，正是我们所要研究和分析的“人学”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要看到，金庸小说所展示的人学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也是独特的。

这部《金庸小说人论》，就是想对金庸小说所展示的丰富、深刻、独特的人学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的“神”对人类的启示。也是古希腊人，以及全人类的智者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确实如西哲所言：认识人类自身乃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塑造是世上任何其他生物所不能的，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而这也是人类的文学活动的最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笔者所以写《金庸小说人论》，原因和目的也在于此。既研究“金学”，又对“人学”有极大的兴趣。我是怀着双倍的兴奋来写作这本书的。希望读者朋友也能这样来看。不光是这样来看这本书，主要还是希望能这样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将“金学”与“人学”统一起来。

也许，这部书的书名中的“人论”二字，会使一些读者朋友大皱眉头，以为“人论”一定是抽象的、枯燥的，甚至是迷糊的、酸腐的。这也难怪，我们所看到的这“论”那“论”，常常抽象得使人不知所云（作者自己是不是知道那也只有天晓得），枯燥得使人昏昏欲睡（作者自己往往越搞越兴奋），酸腐得令人翻肠倒胃。似乎不如此便不显学问、不显身份。

我希望这部《金庸小说人论》不是这样。我一直以为，皱着眉头去看金庸、谈金庸、论金庸，是与金庸及其小说的艺术魅力及其审美目标不相适应，乃至背道而驰的。真正通达的理论研究，应该是简明的、深入浅出的、使人兴味盎然的。《金庸小说人论》更希望能够这样，因为“金庸”和“人”都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对象，都是我们大感兴趣的话题。如果这部书还是艰涩、甚而酸腐，那当然是作者的无能。

这部书拟分为下列七卷，各卷的题目及主要内容是：

第一卷《伟人与小人——人格论》。主要分析金庸小说的主

人公(“侠”)的形象及其人格类型。

第二卷《善人与恶人——人性论(上)》。主要分析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中的善恶观念,及其对人性的认识和具体表现。

第三卷:《异人与常人——人性论(下)》。主要是分析金庸是如何通过传奇性的人物(异人)来反映普遍人性的。侧重具体人物形象事例分析。

第四卷:《奇人与真人——人生论》。主要分析金庸在传奇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价值倾向和理想追求。并探讨金庸小说中的人生故事是如何做到奇而致真的。

第五卷:《男人与女人——情爱论》。主要分析金庸小说中的情爱形式,及其对男人、女人、爱情、命运等的观念、看法、思考、探索。

第六卷:《超人与凡人——人才论》。主要分析金庸小说中的年轻人学武习艺的模式,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治学方法、教学形式等独特思想、人才成长和成功的某种规律以及人才在特殊文化环境中的命运、遭遇。

第七卷:《汉人与夷人——人种论》。主要分析金庸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对汉族人与少数民族的人的不同看法、对江南人与北方人的不同看法,对书生(儒生)与草莽(英雄)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内容大致如上。这样的分法是否合理,这几卷书的内容具体如何,以及这本书究竟写得怎样,那只有请读者朋友去看了。

请! ——